

## 过年

文/高雁萍

腊月使劲儿做，正月使劲儿吃，村里人调侃说，过大年就是坐在家海吃愣喝。

过去，大年二十九晚上贴年画、挂挂历，三十打早起来，我爸用大扫帚打扫院子，我妈用白面熬糍糊，还得抓紧时间手洗全家人换下的旧衣服。我们还得帮忙，用腻铲清理那些贴了整整一年的旧对子。

新对子贴好，红灯笼挂好，基本也就晌午了。各家各户，煮猪头的吃猪头，煮骨头的啃骨头。吃喝好，赶紧睡一会儿，下午还得劈柴打炭垒旺火。

三十晚上熬年，我家人气旺，里外屋几乎坐满。炉子上，大铝壶烧水，一壶接一壶。那时没有电视，没有手机，只有腊月里排队买回的凤凰烟牡丹烟。地上铺满瓜子儿皮、花生皮，被人们脚上的新鞋踩得沙沙作响。

熬年的重点是接神，基本从十二点开始。吃喝说笑间，不知谁一抬胳膊，看看手表说，呀，快到点了，赶紧回家准备！

一开门，随着一股热气，各回各家。

点旺火有烟，我妈每年点火前不忘安顿我们：不许说呛啊，小心财神爷听见！我们都把嘴抿紧，用劲儿挥舞手上的纸片儿，扇呀扇，让旺火快点儿烧到火光冲天。

看远远近近腾起的烟雾就知道，东家西家，院子里的旺火是都点着了。远处近处，红牡丹、大闪光、二踢脚，噼里啪啦，比赛似的响个不停。我妈说，不着急，先听他们的，咱们等旺火烧旺了边烤边响。旺火从点燃到烧红，得一阵儿工夫；此间我们小孩儿跑来跑去，看谁家旺火着得最好，谁家准备的炮最多，有时还能得到几块儿水果糖。

在那个年代，累了一个腊月的大人们接完神烤过旺火，回家喝口茶就

睡了。当然也不忘嘱咐我们：天亮前，不能洗手，更不能扫地！

小时候认为，三十儿晚上家家要接的，是能给人们带来财运的财神，大了才知道，同时要接的，还有福神、喜神、贵神、门神等诸神。

小孩儿精力旺盛，接过神也不困，围着旺火找瞎捻儿炮，偶尔还从兜里掏出个提前拆散的“红牡丹”，直接到旺火上点了扔出去，大人们管这叫零嘴。玩儿到凌晨三四点，终于熬不住了，赶紧锁大门，上炕拉个枕头，一闭眼就着。年夜，也在大红灯笼和旺火的映照中渐渐安静下来。

初一得早起。把大门打开，准备迎接来拜年的人们。按乡俗，得从旺火上铲点儿火炭，回家生大灶火，烧水煮饺子。饺子是三十儿晚上包好的，放在笼里，冻在凉房里。饺子即将出锅时，院儿里，我爸已经把一挂鞭炮点着了。此后一直到大年初五，按讲究，每天早上都要吃饺子、响炮。

那时爷爷还健在，正月里跟上大人们来拜年的小孩儿，每人都能得到爷爷给的压岁钱。

过年要请人，也要吃请。那会儿冬天家家一菜窖山药萝卜大白菜，秋天晒下的豆角丝儿辣椒片儿，正月里泡发后和粉条、烧猪肉一起炒，待客绝对是稀罕货。凉菜主打绿豆芽，里面如果加了毛粉，加了海带丝，加了酱牛肉丝，便是上品。也没有水果，下窖挖个辣辣换，削皮切成牙儿，也很受欢迎。作为那个年代唯一的茶点，我妈炸的套花因为油糖大，吃过的都说好。

过了破五，村里初六开始唱戏，初八开始有外村的高跷和秧歌队陆续来助兴，到正月十五，吃过元宵，把三十儿晚上预留出的鞭炮都放了，再到一马路之隔的城里红火热闹一番，十六把灯笼一摘，这年，就算过完了。

龙  
马  
精神

的精神面貌。  
像龙马一样精力旺盛，形容人昂扬向上

## 一寸芳草

## 年

文/崔军峰

年，是时光写就的家书  
一年又一年  
从孩童到中年  
走过故乡，奔赴他乡

年，是集市的热闹  
商贩忙，吆喝长  
人挤人，肩碰肩  
挑好物，备年货  
喜悦，坠在手心

年，是灶房的浓香  
炸麻叶，炖羊肉

蒸花馍，包饺子  
祭灶神，诉心愿  
温暖，藏在心间

年，是松弛的欢喜  
放鞭炮，燃烟花  
套圈圈，打气球  
逛庙会，看大戏  
笑意，挂在眉眼

年，是儿时纯真的快乐  
年，是父母期盼的圆满  
年年归来，岁岁平安